

# 走進「被凝視的風景」裡

## 試論黃文勇影像中的可見巫鏡與不可見心境

文 / 邱國峻 (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副教授)

### 前言

不同於一般的風景攝影，除了在拍攝的技法上，黃文勇以不同時空片段來組構出一張心中所想的景象外；更從攝影「捕捉某個瞬間，來表達當下情感」轉為「重組不同瞬間，來建構內在世界」。

儘管運用了後製手法，「被凝視的風景」創作過程中卻刻意降低了數位影像中常見的事先計劃或理性思考；反而讓自己在拍攝的過程中，更直覺地感受對象、捕捉瞬間。尚·布希亞 (Jean Baudrillard) 認為，是被攝場景本身想要被拍，攝影者只是在這個的過程中，扮演一個臨時演員的

角色<sup>1</sup>。延伸而論，景物必然存在著勾動拍照者拍下它的誘因，它是因為成為拍照者慾望的投射才被凝視的。因此也可以說，黃文勇未作預設地去捕捉畫面的同時，也正是捕捉內心某種渴望的企圖；而這些影像在經過編修之後，將原初的慾望重組為一個更接近於自己內在的空間。

如此一來，面對隱晦、難解的「被凝視的風景」，如果將黃文勇經過擷取、轉譯、拆組、積疊的影像，視為其慾望顯隱的鏡像，那麼是否可穿過這個自身不斷幻化的一面面巫鏡，窺見作者隱藏其後，卻又難以被看見的心境？

1|2

1 黃文勇《被凝視的風景No.2010-13》60×60cm×4 2010

2 黃文勇《被凝視的風景No.2011-03》72×60cm 2011

### 可見之巫鏡

乍看「被凝視的風景」時，直接感受到的是一種「蒼涼」與「悲壯」，似乎能見到作者千山獨行的孤寂之路；不知從何而來，欲往何去。但是在走入影像之後，竟感到安然、平靜；像是自己躲藏在某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般，暫時逃離現實人群，不被發現。

接著開始留意到身邊熟悉事物的變化：例如雲，看似豐富多變，卻激烈澎湃地將天空佈滿，遮掩了應有的開闊；即使較為平緩的薄雲，其倒影也困在作者封存的水面。(圖1) 至於地平面的狀態，無論是柏油地或草叢，都有種扭曲、危險之感，深不可測，危機四伏。然而，在影像空間中，令我最感關注的，卻也是最不被顯露出來的「道路」，從作者拍攝的(或是提供觀者佇視



的)位置來看，無論是令人難以立足前行卻無盡延伸的狹長通渠(圖2)，或者被平整截斷的河岸便道；甚至是受荒煙蔓草覆蓋後，找不到的出路(圖3)。不禁讓人想問的是：作者為何努力建構出如此窒礙難行的道路？



### 不可見的心境

若從「被凝視的風景」創作中的攝影行為來分析，似乎可發現另一條線索：相對於布列松（Cartier-Bresson）所提出的「決定性瞬間（decisive moment）」，黃文勇利用更多的瞬間來累積出一張影像，讓作品成為一種對瞬間概念的顛覆；也讓照片從現實的明確指涉，轉向對自我的隱喻。

然而，黃文勇仍讓其塑造的影像堅持住傳統攝影的視覺特質，也就是無論作品是被裁切錯位，或平行並排，影像仍保持著視覺空間的合理性，留給觀者與其現實經驗的連結。這也讓羅蘭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所提出的「此曾在」攝影論點，在此仍具作用。

「此曾在」是緣於攝影在對時間的捕捉與再現同時，亦證明了那個曾經存在的時間之消逝。因此觀者在照片前，將同時意識到某個時刻的真實發生，以及它的死亡。這也正如黃文勇所認為的，一切的事物不再有永恆，因為所有的生命皆是「頻臨死亡之生命」。他們所能在生命的過程中做的唯一合理、自明之事就是一等待死亡。而影像創作者，是一位凝視生命頻臨死亡與消逝的「見證者」，同時也是死亡與消逝物的「製造者」。<sup>2</sup>

由此可知，黃文勇努力拼組的每個瞬間，都在企圖呈顯死亡的發生，藉由影像探求生與死之間的關連性，讓觀者面對自身生命的流動狀態。當然影像呈現的，不只是具體的生死問題，更是在流變的時間中，事物瞬息的消長；作者在努力追逐的是一種不確定的存滅，讓觀者意識到生命的反覆與內在的起落；這個不可見的心境或許才是此作品動人之處。



黃文勇 《被凝視的風景 No.2010-05》150×120cm 2010

### 結論

然而，如果「被凝視的風景」表一種不斷死亡的過程，那麼在見證死去的同時，其實也將意識到隨即的再生；作者雖然暗示著自己在每一次快門中的死去；但是其實也預期到下一個瞬間前的復活（因為計劃本身便不是只用一張照片作結束的）；換言之，黃文勇攝影中對瞬間的操弄（一如對生滅的決定、對命運的自處），是可以自己決定在何時結束的。「被凝視的風景」所搭造出的險路困境，如同許多古典、偉大的藝術作品，能在其中感受生死難題，獲得內心深處的撫慰；只是藝術家也其實給了我們一個安全的位置，凝視生死的快感。

回顧70年代，美國開始出現的葬禮代理公司引進了新的風俗，就是為葬禮的家庭拍攝已故親人的照片，供親友留念。照片中的逝者被擺出自然而輕鬆的姿勢，安排成如熟睡般的安詳<sup>3</sup>，讓活著的親友，藉由照片暫時忘記痛苦。攝影如同巫鏡般迷惑著觀者，更像麻醉劑般，讓人暫時逃離無法承受之痛。或許「被凝視的風景」可以讓我們進一步反思的是：離開了巫鏡，我們是否仍能如實地面對人生這條難行之路？

註釋：

- 1 林志明，〈布希亞論攝影〉，2000/11/25-26中華攝影教育學會，2000國際專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「影像的社會實踐」( [http://www.ntnu.edu.tw/fna/arhistory/articals\\_01.htm](http://www.ntnu.edu.tw/fna/arhistory/articals_01.htm)。2013.01.15瀏覽。
- 2 黃文勇，〈操弄與變異-數位影像的樣貌——「以被凝視的風景」為例〉，2011/5/6崑山科技大學創意媒體學院，2011第七屆國際視覺傳達設計研討會論文集「旁觀、參與、介入美學：科技媒體與文創產業之互動」p6。
- 3 Floyd Reinhart and Marion Reinhart, 1981, *the American Daguerreotype*,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, p300.